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濟八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
十四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憲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濟八

信州鵝湖山智空禪師

濟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濟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璣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

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

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

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漢師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難大難師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

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是汝既到遮
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
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
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
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
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分子只道此事
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
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
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剎所悟
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觸體

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
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
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
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
父母緣生與汝_一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
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
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巖崖迥
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
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
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覩得不妨出得陰界

脫汝羈體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

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頤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

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
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
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
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
清
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
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
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
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
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
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

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滌淨恁麼修行盡
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
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
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
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覲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
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
上堂謂衆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
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

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

清八

王

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憎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

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哭還會廢夫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竟不妨亦得覩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踢步向來口裏哆哆嗦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

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麼瞞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瞞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

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宿人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譎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箇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

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蠹蟲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

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
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
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
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
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于師
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
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
折掌三下師曰山
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畬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
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

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
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
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不如和尚
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
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
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
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
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
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
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

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第十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作麼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

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覩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思汝修因成果福智

智者擦著便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牛

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詰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

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九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

又偈曰
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没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亦休 此箇元來觸處周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

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師尚用作什麼師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言聾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撻堅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痘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

磨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是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病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

家要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愁作麼師曰雪峯山樣子恰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研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末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著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

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計徒勞側耳崇壽稠別長生云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

不得法眼云古師曰當塞汝口爭解道得恁麼道甚奇

特且問上座問凡有言句盡落圈積不落圈口是什麼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積請和尚商量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

知玄沙意作麼生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

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

爲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傳應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閑綈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

知玄沙意作麼生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

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不知和尚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僧問承和尚

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
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
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付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韋曰恁麼即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居雲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法燈

別云聽而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
和尚問自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燭代云却是和尚說大王 師南遊莆田
縣排百戲迎接來曰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
燭代云今日更好笑 师十二

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敲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
物示之法眼別敲 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
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
去琛曰喚什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师一日以
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

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
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
雪峯打鼓遮裏爲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
哭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
子曰哭韋哭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
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
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
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

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
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
與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
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第十八
十三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難曰其情是
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爲伊不肯承當師
便入方丈柱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
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
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

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
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師與泉守在室
中說話有一沙彌褐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
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
過同安頤別云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
爲打水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
破爲塵故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
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
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
無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
濟流迨今不絕轉道乘際所演法要有大小
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

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
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閏
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

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

登於廬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
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永釋因問
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
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曰雪峯謂師曰
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

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口
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醉問未嘗爽於玄旨
乃述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

昔時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如火裏冰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
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不到曰自有本分
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
衣角師曰爲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座見什

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閑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問僧
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體體偏野白骨連山

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閩師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惡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告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

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詰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十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偏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衆曰總似

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總似今夜老

胡絕望

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派各有

道理衆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又道總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惜在安國

十六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鍊師遣使送衣物至云鍊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請師曰傳語鍊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十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請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鍊師展兩手閩帥問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一轉大師意否法眼別云師曰猶較些子語大王自道取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勤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間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岡寺順德大師道恁永嘉人也姓陳氏卽歲不食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噞藏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

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溫州人雪峯曰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雪

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
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憇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鴻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

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沒道我什麼時到清一曰適來猶記十九得寂曰如是清一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追謂人曰憇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尚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

日遇人又不逼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鯉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鯉鰻鯉不見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慎初護未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享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

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棟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

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聞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濟八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二十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闍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見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厔由是吳越盛

於玄學其後又創龍門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疏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避今勸兄弟未歇歇去

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捧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

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僧得坐便坐問
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
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
曰更多饒過第十八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
力即向我道第十九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
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
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
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
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

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
碧天問學人間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
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擣住曰是我道理是
沒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
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
什麼處去曰百文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
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
行底事師曰棒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
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
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便是籠人罩人未審

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知者如何師曰好睛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兩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
畫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挿向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挿向一邊法眼別云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盃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

更哭茶去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荼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安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寥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研樹雪峯曰研到心且住師曰研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研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

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
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
蒼天雪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
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
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
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
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
逢一僧放下藤又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
踢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踢那僧
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

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
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
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
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
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

序八

升三

法眼住崇壽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
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麼處
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問云此轉師
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如長生者作麼生師

嘗訪一庵主款詣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

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
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

商量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黎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擎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閻師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空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諺_{華嚴}業於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_{師草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

出去間五逆之子還要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

底過於閻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閻黎變身

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

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

卷八
升四

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

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

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

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

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

曰會麼曰恁麼莫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

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亥侶奔湊僧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復師曰動即死曰不動

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

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綿閻黎曰爭奈出

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

靈物師曰契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

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
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

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
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濟八師曰山不

十五

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

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

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
麼家俱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存
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
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教

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
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
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
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
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
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
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

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奉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禪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

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達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衢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宣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揚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廿六

了心唯舉手搘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
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暨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
山創禪宮請揚宗教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
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

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
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
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叢各有人傳持且佛法
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

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
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
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
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
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
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

持
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
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
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
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

鉢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犴俗無風徒勞
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
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
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波瀾亂走
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

麼法燈云十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
山萬山山萬山

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欵欵師却云家常招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
將取去東禪齊枯云此二尊宿誤還有得失
也無若有呵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
具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

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
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榦子師乃打之間如
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
道非非是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
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
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
地間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
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間如何是古人省心力
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

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
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閻帥瞻仰佛像閻帥問
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
什麼無對長瘦代云久承大師在泉何得造次問
濟從上宗乘如
何舉唱師以拂子驂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刺頭
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
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
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
是箇漢末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驂口

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
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
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
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
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
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

直下猶難會 寻言轉更賅 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

閻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

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

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

兩入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卽問大抬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

遍漢來遮裏插觜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孽漢譯漳

守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瑠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

閩師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閒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弇

先住漳州報恩

院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什麼曰恁麼即

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

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氏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

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

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聞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齊師曰不可更點師

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并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

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第八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

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兩兩三三

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

師曰寒山送鴻山又曰住住閻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蓦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鷺俊鷺趕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

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

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

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間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沒問坦然不滯鋒鎌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鎌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

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
嚮師道風請居龍門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卷之十八

音釋

瑤	吐	刀	弇	音	船	徒	頂	切	船	小
疾	葉	切	讀	古	船	而	長	曰	艇	小
株	江	切	窯	研	才	剝	才	詣	切	艇
誦	張	流	切	計	分	剝	益	限	限	也
窟	誰	幻	也	懈	虛	見	古	覲	覲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候	切	也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也	也	也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也	也	也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也	也	也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也	也	也	也
窟	窟	窟	窟	懈	業	見	也	也	也	也

剥	北	剥	勝	剥	勝	剥	勝	剥	勝	剥
黠	胡	黠	胡	黠	胡	黠	胡	黠	胡	黠
鷄	羊	鷄	羊	鷄	羊	鷄	羊	鷄	羊	鷄
黠	也	鷄	笑	黠	也	鷄	也	黠	也	黠
黠	安	黠	安	黠	安	黠	安	黠	安	黠
黠	著	黠	著	黠	著	黠	著	黠	著	黠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也	黠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冊